

# 「諧聲關係」的「建構」 ——以中古章系來源及其他問題為例\*

黃金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 摘 要

「諧聲關係」向來是古音研究的主要憑藉。但大部分的學者，卻未曾清楚地說明自身如何利用諧聲關係，以及採用諧聲關係進行研究的基本假設是什麼。本文試圖提出「諧聲關係」在方法上的運用係分成兩個層面：一是建構詞族內部的關聯性；二是建構古音系統音類之間的關聯性。在文章中，並以中古章系的來源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具體呈現本文的論述目的。

**關鍵詞：**諧聲字，諧聲關係，詞族，上古音，中古章系

## 1.0 建構「諧聲關係」

### 1.1 取材

本文中所利用的諧聲資料，首先以高本漢《修正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沈兼士《廣韻聲系》作主要討論的依據，並核對於許慎《說文解字》與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剔除一些後起字。<sup>(註 1)</sup>而同族語（如第 4 節中的藏語、

---

\* 本文曾於「第六屆國際暨第十七屆中華民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發表。本文承蒙講評人徐芳敏教授與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細讀，提供了許多寶貴而深刻的建議，非常感謝，同時也因此深深感動。雖是文責自負，卻非常希望能有機會表達謝意。再次感謝。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pallashuang@yahoo.com.tw。

1. 如果同一個諧聲系列有若干組同音字，那麼剔除了一部分後起字，往往在系統上不會有任何影響。這時我們就直接省略該字不做說明。

緬語)以及漢語上古音的標示,主要根據龔煌城先生(1995)等文的系統構擬。

以本文的材料為例,在討論某聲母時,爲了排除構詞法對音韻所造成的影響以維持材料的同質性,我們先是觀察《漢文典》,選出幾個特定而顯著的現象。再依《廣韻聲系》將諧聲材料區別爲兩類:一類是聲符本身讀音即是這個聲母的;一類是聲符爲其他聲母讀音,但同一諧聲組裡有這個聲母讀音的字。基於研究目的,我們在材料的選擇上,以前面第一類的諧聲組爲範圍。比如以「甬」「兌」爲聲符的兩組諧聲字爲例,「甬」這個字爲中古「喻四」聲母字,而「兌」中古讀「定」聲母,雖然從「兌」得聲的「悅」也是「喻四」聲母字,但在本文討論喻四聲母的諧聲關係時,只選擇「甬」這類諧聲組做對象。我們這樣處理的目的在排除那些可能伴隨著構詞而來的未知因素。

## 1.2 方法

### 一「諧聲關係」在方法上的運用與意涵

「諧聲關係」向來是古音研究的主要憑藉。用諧聲字進行上古音的研究,最初的成績是在韻部的分合上,尤其是與詩文韻語研究互相參照校正。而不論是聲母或韻母的研究,一個很大的進展是由於音韻觀念或方法的轉變。並因此我們的學術期待也隨著研究方法的轉變而有別於以往。同聲符偏旁的字在中古具有不同音讀是個事實,那麼無論我們認定這些字在上古屬於同一個韻部與否,都必須要有一個合理適切的解釋。同理,聲類之間的關係或者構擬也是如此。

本文討論以音韻問題爲關注焦點時,「諧聲關係」在方法上的運用分成兩個層面:一是建構詞族內部的關聯性,二是建構古音系統音類之間的關聯性。

因此「諧聲關係」分兩個層面:建構詞族內部的關聯性及古音系統音類之間的關聯性對於古音擬測上各有助益;前者的基礎主要在空缺,後者的基礎則在平行;前者提供我們某個中古音類應分幾類來源擬測的參考,後者則提供我們這樣擬測在系統內部是否均衡或者演變是否合理的訊息。

層面一的考慮與運用是我們所熟悉的,例如李方桂先生所舉出的諧聲原則一:「上古發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諧」。

層面二的考慮可以雅洪托夫(Jaxontov, Sergej Evgenevic)(1960)討論漢

語二等介音來源於 l (註 2) 以及相關的複聲母為例。雅洪托夫指出二等來母幾近於「空缺」的分布形態，從諧聲來看，來母字又最常與二等字發生接觸，這樣顯示原來二等字應該有個 l 介音。或者我們也會對雅洪托夫與梅祖麟先生討論 \*s- 前綴所造成的音韻變化「擦音化」印象深刻。放在諧聲上來說，兩位先生注意到的現象，就是各部位的鼻音（或響音）都與心母字有接觸。只不過，相對於二等介音 l（或 r）來說，目前學者們已經確認這種平行現象起因於上古的構詞手段。

換句話說，我們考慮的聲類之間的關係與梅先生構擬 \*s- 詞頭，二者之間基本方法是相類似的。一組平行的諧聲行為在未發現其構詞功能之前，可以假定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似來自於發音方法、部位等的相同或相近。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思考問題，所有平行的諧聲行為分成兩類，一類來自於同一構詞詞綴所引發的影響，一類來自於原來某音韻徵性的相同。

## 二 構詞前綴演變的兩種模式

如果我們仔細想想，諧聲字除了展現前面所說的上古漢語音韻系統及其演變的軌跡外，極有可能保存上古或原始藏緬語構詞手段（比如構詞前綴）的痕跡。如果我們站在音韻的觀點上看這個現象，我們將同時注意到：這個構詞詞綴可能隨著這個構詞手段「能產性」的降低而日漸消亡。一旦如此，不禁令人關切：這個詞綴與同音節之內的其他音段互動關係如何？在它失落前或者失落的同時會不會影響處於同音節的其他音段？如果這個詞綴消失而未留下任何音韻上的線索，我們又該如何構擬？

結合漢藏語的知識，發現原始漢藏語所具備的一些構詞手段，例如構詞前綴，可能會影響後接輔音，也有很大的可能不影響後接輔音。我們姑且依這個構詞詞綴的語音形式與其後接輔音的互動關係區分為：

構詞詞綴演變模式之一：影響後接輔音的演變

構詞詞綴演變模式之二：不影響後接輔音的演變

由於這樣的區別其實是以諧聲所呈現的平行為基礎，而進一步確認其構詞功能，再依音節內的互動加以分類，所以無論是哪一種，我們認為都是平行於上文所說第二層次的建構。而我們尤其好奇的是：該如何處理諧聲裡觀察不到的構詞

2. 這個介音性的 l 根據後來龔煌城先生（1990）等的討論，改為 r。

音韻現象，因此在第 4 節中我們將對第二種演變模式進行討論，在此我們先針對詞綴的第一種演變模式稍加說明。

之前我們曾說梅祖麟先生構擬上古的 s- 詞頭的方法，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第二層次諧聲關係建構的典範，也同時為上古漢語的研究樹立了一個重要的典範與里程碑。

梅先生觀察到漢語的同一聲符偏旁所構成的詞族裡出現構詞的形態變化，比如使動化、名謂化、方向化等等；而伴隨著這些構詞功能，音韻上往往呈現「擦音化」的特徵。引起梅先生注意的是藏文也有使動化與名謂化的構詞辦法，而且這些構詞功能在藏文裡一般是以 s- 詞頭來達成的。如果漢語與藏語同源，那麼在漢語裡應該也有 s- 詞頭，如果有，這些詞頭都到哪去了？當進一步觀察諧聲材料，還可以看到 s 對比於同樣是擦音的其他聲母，在諧聲行為上明顯不同。x 多與 ng 或 m 諧聲、ʃ 多與 ńz 諧聲，tʰ 則多與 n 諧聲，這些擦音（或塞音）多半和同發音部位的鼻音（或響音）發生接觸。然而 s 竟然可以和任何非特定部位的鼻音發生接觸。梅先生將這些線索與雅洪托夫所發現的來母與二等字的密切關係做平行的聯繫，終是主張上古漢語有 \*s- 前綴。在梅先生的文章裡，梅先生不但同時考慮構詞法與音韻演變，也將二者加以關聯。

我們可以從諧聲上確定了 \*s- 前綴的構詞功能（使動化等），也同時得知 \*s- 前綴對後接輔音的影響（心母與各部位鼻音或響音之間的諧聲接觸）。在第 4 節我們討論的是無法從諧聲字得知音韻線索的 \*h- 前綴，我們以為應該從構詞功能與同族語言的比較著手構擬。此外，我們也可以從 \*s- 前綴與 \*h- 前綴對後接輔音的影響不同，確認這兩個前綴在原始漢藏語時期應同時存在，而不是前後演變的關係。

### 1.3 章系來源 Tj-, Klj-, Plj- 的問題

#### 一 文獻回顧

首先針對中古章系來源的擬音問題做說明。李方桂先生於〈幾個上古聲母問題〉修改他自己在〈上古音研究〉裡對於章系來源的擬測，將那些和舌根音諧聲的章系字，由 \*skj, \*skʰj, ʃ..... 改為 \*krj, \*kʰrj, \*hrj.....。李先生的依據有兩方面，一方面固然是考慮「諧聲」上的證據，另一方面更著眼於音類「分布」上的

(表一)

廣韻 聲系 編號	聲符	聲符 音讀	聲符 開合	ts	ts <sup>h</sup>	dz <sup>h</sup>	s	φ	ńz	k	k <sup>h</sup>	x	g <sup>h</sup>	ɣ	ŋ	t	t <sup>h</sup>	d <sup>h</sup>	n	t	t <sup>h</sup>	d <sup>h</sup>	dz <sup>h</sup>	s	z	ts	dz <sup>h</sup>
626	吹	ṭs <sup>h</sup>	w		3w 支							3 支 重紐, 4 支 重紐 (註 3)															
627	川	ṭs <sup>h</sup>	w		3w 仙	3w 諄						3w 諄 重紐					3w 諄								3w 諄		
631	出	ṭs <sup>h</sup>	w	3w 薛	3w 術	3w 支				1w 沒, 3w 物	1w 沒, 1w 灰, 1w 沒, 2w 點	4 頁 3w 物	3w 物	3 質, 1w 沒, 2w 點			1w 沒 末, 2w 點	1w 灰	1w 沒		3w 術	3w 術	1w 末			2 術	2 質 櫛
604	占	ṭs		3 鹽	3 鹽葉		3 鹽	3 鹽 侵	3 鹽				3 鹽	1 談		1 談 4 添帖	4 添	4 添	4 添	4 添	2 咸 威, 3 侵	3 鹽		3 鹽			
605	止	ṭs		3 之							4 支重 紐													3 之			

均衡。

龔煌城先生與何大安先生則對於章系來源的幾個問題，分別藉由「漢藏語同源比較」與「系統內部音類分布」的觀點，提出重要的建議。綜合兩位先生的意見，中古章系的來源應有 \*Tj (T 表示舌尖音)，\*Klj (K 表舌根音) 以及 \*Plj (P 表唇音)。以中古章母為例，從諧聲關係來看，可分三類 \*tj, \*plj, \*klj，這三類在上古各分別與舌尖音、唇音及舌根音諧聲。

至於船母、禪母為 lj-。而書母分別與鼻音、舌尖塞音與舌根塞音諧聲，所以依李先生 (1971) 作 hnj-、st<sup>h</sup>j-、sk<sup>h</sup>j-，若是依據龔先生 (1989)、何先生 (1992) 等，則書母的三個來源為 hnj-、hlj-、sk<sup>h</sup>j-。

中古喻四平行於章系的字，在諧聲上也與舌根音或唇音發生關係，擬作 l-。

3. 這裡有個一字兩讀的「曉母」字，不見於說文，暫且擱置。

## 二 章系有三種不同諧聲對象？

當我們說中古的章系字在上古和舌根音、唇音以及舌尖音諧聲，因此章系有 Klj-、Plj-、Tj- 三種來源的同時，也就預設了：章系有三類來源；而且任兩類不應混淆。但在同一組章系聲母的諧聲字裡，卻往往出現兩種以上不同發音部位的聲母字。

這些諧聲組涵蓋了章系各聲母以及喻四；各組中也同時出現了舌根音與舌尖音塞音、塞擦音聲母字。不禁讓我們疑惑：上面的那三組諧聲中的章系字，究竟該作 Klj- 還是 Tj-？

## 三 章系擬音應處理的問題

### (一) 與章系字發生諧聲關係的見系字

與章系字發生諧聲關係的見系精系字大多為三等，或者至少有群母三等字參與。我們因此猜想應該有一類見系字在諧聲時代可以配合 -l- 或 -lj- 出現。

中古的群匣喻三聲母字在諧聲時期都是 g-，而某些章系字可以和舌根音諧聲，作 klj-, k<sup>h</sup>lj-, glj-。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在群匣喻三分化之後，理論上應該可以看到為數相當的群母、匣母與喻三皆可以和章系字諧聲。但事實卻是：喻三、匣母為一類，極少與章系發生諧聲關係，其他的見系字另成一類，可以和章系發生關聯。因此我們可將見系字依諧聲行為區分為兩類，分別處理。

### (二) 擬音與指涉

當我們將章系依其諧聲對象分為三，擬為 Tj-、Klj- 與 Plj-。我們也同時隱含著一個觀點：中古的章系字不會同時既諧端知系又諧見系或幫系（章系字在諧聲時只能就端知系、見系、幫非系任選其一。）但事實卻是為數眾多的章系字同時與二個以上不同發音部位的字發生諧聲關係，這樣非單一諧聲的情況將會令我們感到困擾。舉例來說，當章系字「制」「診」等字同時與端知系以及見系字諧聲時（「制<sup>ts</sup> 獫<sup>k</sup> t」「診<sup>ts</sup> 脰<sup>k</sup> 珍<sup>t</sup>」），我們究竟要以 Tj- 還是 Klj- 來指涉這個「制」或「診」字？

### (三) 系統的一致性

另一個論證是在於諧聲原則與系統內部的考量。當我們堅持那些和舌根音諧聲的章系字作 klj-, k<sup>h</sup>lj-, glj-，當然也應該同等地對待與舌根音諧聲的知系字、與舌根音諧聲的幫系字，或者與舌根音諧聲的莊系字？比如前面舉例「診脰珍」的

「珍」，依我們處理章系字「診」為 klj- 的辦法，知系字「珍」應如何擬音？顯然在我們的系統內部恐怕很難找到容納這些與舌根音諧聲的知系、幫系或莊系的空缺了。因此，處理這類問題的妥善辦法還是應該由見系著手。

## 2.0 第一層諧聲關係的建構基礎

在第一層次裡，我們將考慮同一組諧聲字內部聲母類型的分布或搭配情形，比如某個特定章母字多半會和哪些種類的聲母字共同構成諧聲，以及這些聲母字是否有特殊的分布限制？

### 2.1 章系與見系的接觸一章系合口字不與喻三諧聲

以涵蓋章系和其他類型聲母（例如舌尖或舌根、唇音）的諧聲資料來看，章系的諧聲組分布情況未出現特殊的空缺。這種現象顯示以章系為中心和其他類型聲母的密切程度大致相當。假如我們以章系為主軸，進行章系和見系諧聲組的觀察：

「章：見系」

GSR 867 氏<sub>ʑ</sub>抵<sub>ʑ</sub>砥<sub>tʑ</sub>舐<sub>dʑ</sub>祇<sub>ʑ</sub>軈<sub>gʰj</sub>底<sub>t</sub>

GSR 864 支<sub>ʑ</sub>枝<sub>ʑ</sub>肢<sub>tʑ</sub>翅<sub>ʑ</sub>歧<sub>kʰj</sub>伎<sub>ʑ</sub>伎<sub>ʑ</sub>芟<sub>ʑ</sub>歧<sub>ʑ</sub>類<sub>gʰj</sub>類<sub>kʰjw</sub>

GSR 335 制<sub>ʑ</sub>製<sub>tʑ</sub>掣<sub>tʑ</sub>獺<sub>kʰj</sub>

GSR 552 旨<sub>ʑ</sub>指<sub>tʑ</sub>脂<sub>ʑ</sub>脂<sub>ʑ</sub>著<sub>ʑ</sub>著<sub>ʑ</sub>詣<sub>ʑ</sub>詣<sub>ʑ</sub>嗜<sub>ʑ</sub>嗜<sub>ʑ</sub>稽<sub>ki</sub>

GSR 671 咸<sub>ʑ</sub>鹹<sub>ʑ</sub>憾<sub>ʑ</sub>減<sub>ʑ</sub>減<sub>ʑ</sub>感<sub>k</sub>箴<sub>ʑ</sub>鍼<sub>tʑ</sub>(咸頁)x

GSR 658 甚<sub>ʑ</sub>焮<sub>ʑ</sub>諶<sub>ʑ</sub>堪<sub>tʑ</sub>堪<sub>tʑ</sub>甚<sub>dʑ</sub>斟<sub>tʑ</sub>斟<sub>tʑ</sub>黠<sub>tʑ</sub>黠<sub>tʑ</sub>斟<sub>s</sub>堪<sub>ʑ</sub>戡<sub>kʰ</sub>

GSR 496 出<sub>tʑ</sub>黠<sub>tʑ</sub>黠<sub>tʑ</sub>咄<sub>tʑ</sub>咄<sub>tʑ</sub>屈<sub>tʑ</sub>屈<sub>kʰj</sub>掘<sub>ʑ</sub>掘<sub>ʑ</sub>窟<sub>kʰj</sub>窟<sub>ʑ</sub>倔<sub>ʑ</sub>

「昌：見系」

GSR 1088 臭<sub>tʑ</sub>臭<sub>ʑ</sub>糗<sub>kʰj</sub>

GSR 960 頤<sub>ʑ</sub>配<sub>ʑ</sub>姬<sub>kj</sub>熙<sub>xj</sub>(食熙)<sub>tʑ</sub>

GSR 955 喜<sub>ʑ</sub>喜<sub>ʑ</sub>嬉<sub>ʑ</sub>嬉<sub>ʑ</sub>烹<sub>xj</sub>(米喜)(食喜)<sub>tʑ</sub>

GSR 496 出<sub>tʑ</sub>黠<sub>tʑ</sub>黠<sub>tʑ</sub>咄<sub>tʑ</sub>咄<sub>tʑ</sub>屈<sub>tʑ</sub>屈<sub>kʰj</sub>掘<sub>ʑ</sub>掘<sub>ʑ</sub>窟<sub>kʰj</sub>窟<sub>ʑ</sub>倔<sub>ʑ</sub>

「船：見系」

GSR 553 示dz<sup>h</sup>視z禱g<sup>h</sup>j

「書：見系」

GSR 330 執藝藝嚙ni摯桢η熱熱nz勢c褻誓s

「禪：見系」

GSR 368 𪔐k<sup>h</sup>i堅k擎k<sup>h</sup>賢ɤ緊ki腎z

若就這些諧聲組進行觀察，會發現這些參與諧聲的聲母有某些內在關聯性：雖然中古舌根音除了「群」母只有三等字外，「匣」母一二四等有字，其餘聲母四等俱全。但是在這些諧聲組裡的舌根音聲母卻多只有三等字，尤其以「書」母的諧聲組表現最為明顯。至於其他非三等的見系字出現情況很受限制。就其受限制的情況看來，可能是某些特定條件或後來的演變所致，但目前尚不確定。我們試著歸納出以下三點特徵：



「群」母（三等）參與諧聲。

「匣」母既有一二四等，卻大體不參與諧聲。（註4）

「喻三」雖屬於三等字，卻不參與諧聲。

如果中古的「群」「匣」「喻三」聲母在諧聲時代都是 \*g-，而可以與舌根音諧聲的章系字作 \*klj-, \*kʰlj-, \*glj-；那麼在 \*g- 分化後，我們應該可以看到為數相當的「群」「匣」「喻三」字與章系發生諧聲上的關聯。但是我們卻發現這些與章系字諧聲的「見」「溪」「曉」「疑」等聲母多以三等字出現，若偶有非三等字出現，也一定摻雜「群」母三等字。也就是說見系字在與章系的諧聲行為上似乎區分為兩類，一類「匣」「喻三」；而其他的見系字另成一類。

以上觀察《漢文典》章系與見系接觸的諧聲組，裡面的見系字多是三等字；同時沒有喻三聲母字。這種分布上的空缺若參考《廣韻聲系》有兩組例外，請參閱表二。

以上兩組例外有待後續觀察，先保留不論。除此之外，章系一般不與喻三接觸。由於喻三上古只有合口字，或許有讀者會懷疑章系字之所以不和喻三發生接觸是因為開合口不同的緣故。為避免這樣的困擾，以下我們挑選幾組昌母合口字為聲符的例子進行更嚴密的觀察，請參閱表三。

既然這幾組諧聲字的聲符為昌母合口字，就可以避免合口成分介入諧聲與否的爭論。而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匣母與喻三在分布上的空缺。這樣的分布現象不僅出現在《漢文典》，也出現在《廣韻聲系》，顯示章系不與匣母或喻三接觸的現象可能不是偶然。在第3節我們會再談到這個問題，並且說明這樣的空缺有助於古音擬測。

## 2.2 喻四與精莊系的接觸對比於喻四與端知系的接觸

以往我們都相信舌尖塞音、塞擦音與喻四之間的諧聲關係是因為「發音部位的相近」。但是就諧聲的材料來看，喻四諧舌尖塞音和喻四諧舌尖塞擦音的情況似乎非常的不一樣。這一節裡，我們用喻四諧舌尖塞音與喻四諧舌尖塞擦音為例，做對比性的觀察。

4. 例外的情況有 GSR 671, 368。這個例外現象或許另有原因，因為就廣韻聲系的材料看起來，似乎與禪母字有密切的關聯。確實的原因需要進一步討論，在此我們對這個問題暫且保留。

(表二)

廣韻 聲系 編號	聲符	聲符 音讀	聲符 開合	ts	ts <sup>h</sup>	ʒ	ʔ	x	g <sup>h</sup>	ɣ	j	ɲ	t	t <sup>h</sup>	d <sup>h</sup>	t <sup>h</sup>	q <sup>h</sup>	l	ts	ts <sup>h</sup>	dz <sup>h</sup>	s
684b	垂 2	ˈz	w	3w 支		3w 支					3 尤		1w 戈	1w 戈	1w 戈	3w 支	3w 支		3 支, 3w 支		3 支, 3w 支	
593a	佳	ts	w	3w 脂	3w 脂	3w 脂	3 尤, 3w 脂	3w 脂重 紐, 4w 支 重紐	3w 脂	2w 皆	3w 脂		1w 灰	1w 灰	1w 定	3, 1w, 3w 脂 B, 4w 脂	3w 脂		3 支, 3w 支	1w 灰, 3w 脂	1w 灰 3w 脂	3w 脂 諄

(表三)

廣韻 聲系 編號	聲符	聲符 音讀	聲符 開合	ts	ts <sup>h</sup>	dz <sup>h</sup>	k	k <sup>h</sup>	x	g <sup>h</sup>	ɣ	l	ɲ	t	t <sup>h</sup>	d <sup>h</sup>	t	t <sup>h</sup>	ɳ	dz <sup>h</sup>	z	tɕ	dz <sup>h</sup>
626	吹	ts <sup>h</sup>	w		3w 支				3 支重紐, 4 支重紐														
627	川	ts <sup>h</sup>	w		3w 仙	3w 諄			3w 諄重紐												3w 諄		
631	出	ts <sup>h</sup>	w	3w 薛	3w 支 衛		1w 沒, 3w 物	1w 沒, 3w 物	4 質	3w 物			3 質, 1w 沒, 2w 點	1w 沒未, 2w 點	1w 灰	1w 沒	4 質, 3w 衛	3w 衛	2w 點	1w 未		2w 衛	2 覺質 櫛

上古的舌尖塞音包括中古端知系，<sup>(註5)</sup>所以在分布上應該佔四個等；相同的，上古舌尖塞擦音包括精莊<sup>(註6)</sup>二系，也是四個等都有。如果喻四與舌尖音諧聲的情況是發音部位的相近，那麼，想像中喻四的諧聲組裡就應該相當平均地看到中古的喻四聲母字和「端」系、「知」系、「精」系以及「莊」系接觸，而不應有分布上的空缺。

然而在喻四的諧聲組裡，精莊系分布卻是有限制的。絕大多數與喻四諧聲的精系字出現在三等，而且這些喻四的諧聲組裡不出現莊系字。仔細思考這些精系字的分布，我們只能將引發精系三等與喻四諧聲的條件設在這些精系字上。這樣處理的理由只要對比喻四諧端系知系的情況就可以知曉。與喻四諧聲的舌尖音，分布於四個等（一四等端系和二三等知系），沒有特別出現條件。既然在這些諧聲組裡，往往同時出現端系一四等與知系二三等的字，那麼促成精系字侷限分布以及缺乏莊系字的原因就不應是二等來源 \*-r- 或是三等來源的 \*-rj-，而應另有緣故。請參考以下三個例子：

(表四)

廣韻 聲系 編號	聲 符	聲 母	z	dz <sup>h</sup>	s	ϕ	t <sup>h</sup>	d <sup>h</sup>	t	t <sup>h</sup>	d <sup>h</sup>	s	z
761	由	ϕ	3尤			3尤		1屋,4錫			3尤,3屋		3尤
659b	余	ϕ	3魚	3麻	3麻	3魚	1w模	1w模	2麻	3魚	2麻,3魚		3魚,3麻
774	易	ϕ		3支	3昔	3支	4錫		2麥			3支,3昔,4錫	3清

這三組諧聲字都是「喻四」聲符諧舌尖塞音與塞擦音的例子。表中幾個舌尖音分布上的空缺其實來自上古韻部分布的限制，而非與聲母相應的限制。比如例659b屬上古魚部，上古的魚部本來就只有中古的一二三等，所以這裡的舌尖塞音自然也不可能有四等字出現。這三組中的舌尖塞擦音聲母字在等第分布上多只在三等韻，同時只有精系字而無莊系字。即使那些原來有四等韻的韻部裡，儘管出現了四等的舌尖塞音，參與的舌尖塞擦音大部分還是三等字，出現四等精系字

5. 當然還包括章系，不過喻四與章系的諧聲留待稍後處理。

6. 根據董同龢等學者的意見，莊系三等為後起，莊系原來只有二等。

的現象極為零星。由於四等精系字出現時，例如例 774，幾乎都有三等精系字伴隨出現，因此我們懷疑這些零星出現的四等精系字是後起的變化。由於舌尖塞擦音在等第分布上的空缺並非偶然，我們以為不該用處理喻四與舌尖塞音諧聲的方式來處理章系與舌尖塞擦音的諧聲。

何以我們不說與喻四聲母諧聲的精莊系聲母字分布之所以有別於端知系聲母字，是因為精莊系聲母為塞擦音而端知系及喻四為塞音（或近似於塞音）？一個最直接的理由是由於這些和喻四發生接觸的精、莊系字並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上面的那種主張無法解釋精莊系在分布上的差異。

那麼，應如何處置喻四與舌尖塞擦音諧聲呢？我們認為，舌尖塞擦音在分布上的空缺顯示二者之間的諧聲，條件應該在舌尖塞擦音上，否則諧聲組裡的精莊系字的分布，就該和端知系字的分布情況相同。如果我們假設某種條件使得部分舌尖塞擦音可以和喻四諧聲，而正因這個條件使得這些舌尖塞擦音演變成為中古三等字，如此即可解釋舌尖塞擦音多分布於三等韻，但是舌尖塞音卻廣泛分佈於四個等第。

### 3.0 第二層諧聲關係的建構基礎

第二個層次裡我們要觀察的是各平行諧聲類型的聲母。比如說我們會預期章母與昌母採取平行的諧聲模式，都能與舌尖或舌根音諧聲，一旦有個不屬於中公章系的聲母（如喻四），竟與章母或昌母採取同類型的諧聲，我們就得慎重考慮，也許這個聲母在上古時期與章系各聲母有著某種關聯。我們在構擬時應考慮如何呈現這個關聯。

#### 3.1 喻四、章系不與喻三諧聲

前面我們曾經觀察到章系和喻三不相接觸的現象。此處我們則要觀察與喻四諧聲的舌根塞音裡也有分布上的空缺——同樣是喻四聲符的諧聲組裡不出現「喻三」「疑」聲母字。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請參閱表五。

我們知道上古 \*g 的一二四等演變為匣母，群母佔三等開口和合口，而喻三佔據三等合口字。至於喻四聲母字則有開口也有合口。有趣的地方在：與喻四合口

字諧聲的舌根音有見母、(溪母)、(註 7)群母、匣母合口字，卻獨缺喻三及疑母字。既然喻三與群母、匣母同樣來自於上古的 \*g 聲母，那麼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只有喻三與喻四不互相接觸？

這個分布空缺恐怕很難以「前綴」的方式解釋。其中的困難來自三方面：第一、前綴（如 \*g-）需有構詞功能的證據才能成立。但目前為止，我們尚且缺乏這方面的證據。第二、如果喻四來源為 \*g-l-，因詞頭 \*g- 的部位也為舌根，因此這些喻四字可以與見母字 (\*k)、群母字 (\*g) 與匣母字 (\*g) 諧聲。但這種方式無法解釋：既然喻三、群、匣上古都是 \*g，喻四 (\*g-l-) 可以和群母、匣母諧聲，何以不與同部位的喻三 (\*g) 諧聲？第三、就諧聲的情況看，上古 \*g 聲母字與同部位的清塞音 \*k、\*k<sup>h</sup>，以及鼻音 \*ng 都有大量接觸的現象。何以詞頭 \*g- 在清塞音的諧聲上與 \*g 聲母行為相同，在與鼻音接觸的行為卻完全不同——即不與同部位的疑母字 (\*ng) 諧聲？

從章系、喻四廣泛與見系接觸却不與喻三諧聲的這個現象來看，喻四和章系的諧聲模式是相似的。我們在下一節裡會繼續說明見系其實應分為兩類：和喻四諧聲却不與章系發生接觸的見系字應擬為 \*kl, \*k<sup>h</sup>l 與 \*gl；而那些與章系發生接觸的見系字則應擬做 \*klj-, \*k<sup>h</sup>lj- 與 \*glj-。

### 3.2 喻四諧見系又諧章系看「見系三等」與「匣母四等」的對比

本節中，我們限定主諧字為喻四且與見系接觸的諧聲組，再依這些諧聲組是否與章系接觸分為兩類。我們先來看第一類「喻四諧見系又諧章昌聲母」的例子。（請參閱表六）

從上面幾組喻四同時與章系、見系聲母的諧聲字，可以觀察到這些見系字多分布於三等(註 8)或四等重紐。這幾組諧聲字依序屬上古元部、侵部與之部。元部與侵部四等俱全，而之部僅缺中古的四等韻字。因此表中的見系字除了群母只能出現於三等，見母、溪母、曉母等聲母字的出現幾乎沒有限制。當我們實際觀察

7. 在例 756, 765e, 784 中溪母字分布的空缺，參考見母字的分布以及喻四開口字諧聲的情形（例 782）看來，應只是偶然，故不予討論。

8. 在喻四為主諧字又同時與見系章系接觸的諧聲組裡，有些見系字不是三等字。正好這些例外現象都是四等字，我們猜測這些例外演變可能另有原因。但由於這個特殊演變的條件尚不清楚，且暫保留，只就三等字部分討論。

(表五)

廣韻 聲系 編號	聲 符	聲 母	開 合	ts	ʒ	φ	ʔ	k	k <sup>h</sup>	x	g <sup>h</sup>	ɣ	j	ɲ	d <sup>h</sup>	ts	ts <sup>h</sup>	dz <sup>h</sup>	s	z
782	激	φ		3 藥		3 藥	3 霄	4 蕭, 2 覺, 4 錫	2 肴覺, 4 蕭錫			4 屑								
768	尹	φ	w			3w 諄支						4w 先							3w 諄	
756	勻	φ	w		3w 諄	3w 諄		4 眞重鈕, 3w 眞重鈕, 4w 諄重鈕		2w 耕	3w 清?	4 眞重鈕, 4w 先						3w 諄	3w 諄	3w 諄
765e	衰	φ	w		3w 仙	3w 仙					3w 仙									
784	役	φ	w		3w 支昔	3w 支昔						2 麥, 4 錫								

(表六)

廣韻 聲系 編號	聲 符	聲 符 音 讀	聲 符 開 合	ts	ts <sup>h</sup>	ʒ	s	φ	k	k <sup>h</sup>	x	g <sup>h</sup>	ɣ	j	ɲ	t	t <sup>h</sup>	d <sup>h</sup>	n	t	t <sup>h</sup>	d <sup>h</sup>	dz <sup>h</sup>	s	z
769	衍	φ		3 仙				3 仙		3 仙															
763	尤	φ		3 侵		3 侵	3 侵	3 尤 侵虞			3 侵	3 侵				1 覃咸	1 覃	3 侵		3 侵		3 侵	3 侵		
750	頤	φ		3 之				3 之																3 之	3 之
785a	弋	φ					3 職	3 職, 3w 仙									1 德	1 德							

到這些見系字只侷限於三等（含四等重紐），說明這種類型的諧聲關係關鍵在這批見字三等字身上。換句話說，這些與喻四諧聲的聲母之間的關聯在演變為中古三等的條件。在 2、3 兩節中，我們曾經注意到這些諧聲組裡的見系字沒有喻三與匣母字，這個匣母和喻三不出現的情況或許能為我們提供擬音的線索。

也許讀者會好奇：假使在某個喻四的諧聲組裡，沒有章昌聲母字，那麼這個諧聲組有沒有可能出現匣母字？以下我們看本節的第二類諧聲組。（請參閱表七）與上一類非常不同的地方在：這些諧聲組裡，顯然喻四與匣母（尤其是四等字）有相當密切的接觸。

喻四的兩類諧聲組在內部的組成上大不相同：前一類的諧聲組裡有章系字，後一類則有匣母字。第 2 節中我們曾說那些與章昌聲母字發生諧聲關係的多是三等字（以見系三等、精系三等為代表），在這裡我們則看到章昌聲母字與匣母四等的排斥現象。同時也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喻四聲母字不發生這種與匣母四等排斥的現象。其實關鍵在那些與章系發生接觸的三等字，而且由於喻四的出現，我們將這個三等的來源擬為 *-lj-*。這樣的處理可以照顧到章系、與章系諧聲的見系三等、精系三等以及喻四，同時也照顧到喻三、匣母四等不與章系諧聲的現象。所以照我們的意思其實見系應分為兩類：和喻四諧聲卻不與章系發生接觸的見系字應擬為 *\*kl, \*k<sup>h</sup>l* 與 *\*gl*；而那些與章系發生接觸的見系字等則應擬做 *\*klj-, \*k<sup>h</sup>lj-* 與 *\*glj-* 等。

同時並由於船禪母與章昌等聲母字諧聲行為的表現是平行的，章系各聲母與喻四在諧聲行為的表現也有許多是平行的，我們假想他們的擬音應該要能夠呈現彼此之間的這種平行相仿的行為，所以主張見系章系甚至精系都可以帶 *-lj-*。

### 3.3 由「喻四／匣母」平行「邪母／匣母」的諧聲論匣母的擬音

#### 一 邪母與匣母的諧聲

邪母在上古擬為 *sl-*，可以解釋邪母與喻四、定母及心母的諧聲關係。但邪母除了上述的諧聲關係外，其實還可以與舌根擦音諧聲。接下來我們來看兩組諧聲：

GSR 527 彗z3：彗譏γ4：噤x4

GSR 533 惠蕙譏螻γ4：穗z3：總s3





爲了排除諧聲條件的差異所造成的影響，上面所舉的是完全只有舌根音與邪母字接觸的例子。這兩個例子中，邪母與心母、曉母的關聯可以用 s- 或其他方式解釋，但與匣母的關聯呢？我們除了爲這些邪母字另擬一個來源之外，還可以有一種處理方式：將這類與邪母諧聲的匣母字擬爲 gl-。

## 二 喻四與匣母的諧聲

我們發現「喻四：匣」的諧聲有平行於上述「邪：匣」諧聲的情況，請看以下的例子：

(表八)

編號	聲符	聲符音讀	聲符開合	ʂ	ʔ	ɣ	s
768	尹	ʔ	w		3w 諄支	4w 先	3w 諄

又或者：

GSR 409 喻 4：匣 4：曉 4

GSR 228 影 4：喻 4：見 3,4：匣 4：曉 4

如果我們把「喻四」諧「匣」與「邪」諧「匣」平行的接觸現象搭配上述所討論的現象來看，或許可以有一種新的思考：也許上古時期的見系字除了搭配 -r-, -rj- 外，還可以搭配 -l-, 和 -lj-。以 \*g 爲例：由於匣母爲 gl-、喻四爲 l-、邪母爲 sl-, 所以匣母可以和邪、喻四聲母諧聲，而日後匣母的 -l- 消失，原來的這些帶 -l- 的匣母字便多出現在中古的四等。以 \*gw 爲例：在 gw 後面如果接 -l- 則變成中古匣母的四等，如果後面接 -lj- 則變成群母，後面接 -rj- 就變成喻三（因此喻三不與章系、喻四諧聲）。至於在 k, k<sup>h</sup>, x, ng 後面不管是接 -l- 或 -lj-, 後來大都出現在中古三等韻裡。(註 9)

正因見系可以搭配 -l-, -lj- 和 -rj- 的緣故，因此其中帶 -lj- 的一類可以和章系

9. 曉母的情況有點不同（請參考表七），還需斟酌。

Tlj- 諧聲。而音韻系統中 -lj- 的分布除了出現在舌尖塞音（演變為中古章系）、舌根塞音（演變為見系三等），還出現在舌尖塞擦音（演變為精系三等）。本文 2、3 節所做的種種觀察即此現象的呈現。

#### 4.0 諧聲關係與構詞 ——以原始漢藏語 \*h-, \*s- 前綴為例

##### 4.1 緬甸文 \*hn- 的來源

中古漢語（Middle Chinese，以下簡稱 MC）裡的鼻音字，有泥（娘日）母、疑母、明（微）母，分別對應藏文（Written Tibetan，以下簡稱 WT）n-, ng-, m-；對應緬甸文（Written Burmese，以下簡稱 WB）的 n- 與 hn-、ng-、m- 與 hm-。在緬甸文的對應裡，顯然比較特別的是漢語同是舌尖鼻音，「如」在緬甸文讀作 n-，但「讓、仁、揉」等在緬甸文卻讀清鼻音字 hn-；而同為漢語雙唇鼻音的「閩、尾、名」在緬甸文讀為 m-，而「命、夢」等字卻讀清鼻音 hm-。請參考以下：

（表九）

OC	WT	WB	例字
n	n	n	如柔
n	n	hn	讓二仁揉
ng	ng	ng	銀義
m	m	m	閩尾名
m	m	hm	命夢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緬甸文的這兩個清鼻音 hn-, hm- 的讀法是原始漢藏語裡本有的嗎？若是本有的，在沒有特殊的變化下，由原始漢藏語到漢語上古、中古的演變應該是 \*hn-(PST, OC) > t<sup>h</sup>- (MC), \*hm- (PST, OC) > x- (MC)。<sup>（註 10）</sup>也就是說緬甸文讀為清鼻音的「讓二仁揉名夢」等字在漢語中古音應屬透母（徹母）

10. 在下文中我們會看到漢語上古音清鼻音的那一套，其實來自原始漢藏語的 \*s-N-，在這裡我們先這樣擬測。

或者曉母字。但是我們看到「讓二仁揉名夢」等字在漢語讀爲鼻音，所以這樣的想法可能有問題。假若爲後來緬甸文的特殊發展，其演變條件是什麼？而原始漢藏語或者漢語上古音裡的那一套清鼻音 \*hN- 在緬甸文的發展又是什麼？

剛才其實我們省略了另一種解釋方法：即不承認原始漢藏語有清鼻音，而認定上古漢語的 \*hn-, \*hm-, \*hng- 其實就是來自原始漢藏語 \*sn-, \*sm-, \*sng-，到了中古漢語前這批字再變成透徹母或者曉母字等等。相對於漢語(PST) \*sN- > (OC) \*hN- > (MC) t<sup>h</sup>, x..... 的變化，緬甸文裡只發生了一次變化，即 (PST) \*sN- > (WT) hN-。但若我們觀察緬文裡讀爲 hm-, hng- 的字與漢語裡上古與鼻音諧聲而中古讀爲透徹母或曉母的字並不是同一批，就會知道這樣的辦法恐怕是行不通的。請參考以下的幾個語詞：

(表十)

漢語	緬甸文 (WB)	與此字相關的諧聲組 (GSR)	
讓	hnang3	GSR 730	襄：饗：壤：囊
		中古聲母	心：書：日：娘
二	hnac < hnit	GSR 564	二：膩
		中古聲母	日：娘
仁	hnac < hnit	GSR 388	人：仁
		中古聲母	日：日

上面緬甸文讀爲清鼻音的詞彙在漢語中的同源詞爲「讓」、「二」、「仁」等。若我們觀察「讓」、「二」、「仁」等字的諧聲情形，將會發現：就《漢文典》所呈現的資料看來，「讓」、「二」、「仁」不但不讀 t<sup>h</sup>, x 等音讀，也絲毫不與透母或徹母字有諧聲上的接觸。因此緬甸文的清鼻音 hn-, hm-, hng- 來自原始漢藏語 sn-, sm-, sng- 這樣的假設恐怕需要再斟酌。

#### 4.2 原始藏緬語 \*h- 前綴

我們可以設想另一種處理方式：將緬甸文的 h- 視爲源自原始藏緬語的一種構詞法，請參考以下的兩組例詞：

(表十一)

	漢	緬甸文(WB)	
(1)	柔	nu3	“be made soft”
	揉	hnu3	“make soft; mollify”
(2)	名	mañ	“be named”
	名(命)	hmañ2	“to name”

我們可以發現「柔/揉」與「名/命」在緬文裡正好是「n- / h-n-」與「m- / h-m-」，呈現了形容詞與動詞之間的關係。於是緬甸文有個 h- 詞頭，<sup>(註 11)</sup>用來形成固定方向的動詞。而這種構詞法在漢語裡除了表現在文字「柔 vs. 揉」、「名 vs. 名(命)」的分別外，在音韻上全然不見痕跡：

(表十二)

GSR 1105	柔：揉：揉：揉
中古聲母	日：日：娘：泥
GSR 826,726	名：銘 命
中古聲母	明：明 明

以上兩組諧聲字基本上以鼻音作為諧聲範圍，顯示原始藏緬語的 h- 前綴在漢語音韻裡不留痕跡地消失，但是部分的形態功能仍然保存在諧聲字組裡。有了漢語諧聲關係與緬甸文所反映的音韻與構詞現象作參照，我們就可以主張原始漢藏語有一個 \*h- 前綴。再由於前一節我們說到 \*s- 前綴在漢語裡引發的音韻變化，我們大概得承認：\*h-n-, \*h-m- 與 \*s-n-, \*s-m- 是兩套不同的構詞法，其間不為先後演變的關係。

11. 緬甸文的 h- 前綴不只能和鼻音聲母結合，如本文舉出的例字：nu ‘柔’ / h-nu ‘揉’；mañ ‘名’ / h-mañ ‘命’，也可以後接其他的聲母，例如 lwat ‘be at liberty, free’ / h-lwat ‘free, release’。

### 4.3 \*h- 前綴及其演變

之前我們舉了一些例證說明 \*h- 前綴的構詞功能與它在漢語與緬甸文裡所發生的音韻變化。現在我們試著把 \*h- 前綴以及與 \*h- 前綴結合的鼻音列如下表，以說明它們的演變：

(表十三)

PST	OC	WT	WB
ng-	ng-	ng-	ng-
h-ng- (?)	ng- (?)	ng- (?)	ng- (?)
n-	n-	n-	n-
h-n-	n-	n-	h-n (方向化)
m-	m-	m-	m-
h-m-	m-	m-	h-m- (方向化)

其中，我們尚不確定與舌根鼻音相配合的 \*h- 構詞法是否曾經存在，以？表示存疑的態度。我們揣想原來也應該有 \*h-ng- 的，後來這三個語言全發生了變化，所以從文獻上暫時看不出 \*h- 可與 ng- 相配合的情況。不過，這樣的想法有待我們進一步證實。

原始漢藏語 \*h- 前綴的構詞以及相關的音韻現象僅較完整地保留於緬甸文裡，就音韻證據來說，已經沒有辦法從漢語裡找到這個 \*h- 前綴存在的證據。在此我們借用梅祖麟先生（1989）以「方向化」稱呼形容詞/動詞之間的轉換關係。只是目前並不清楚 s- 前綴與 h- 前綴的「方向化」功能到底有何不同？又哪一個（或者兩者）是原始漢藏語就具備的構詞法？不過在下文中，我們傾向於認為 s- 前綴與 h- 前綴在原始漢藏語裡就已經存在了。這麼一來，\*s-N- 與 \*h-N- 就不是一前一後的關係，而是兩種曾經並存的構詞法。

### 4.4 \*h- 與 \*s- 為兩套構詞前綴

歷來學者討論甚多的 s-前綴，與鼻音聲母結合時，在漢語的演變情形可表示

如下：

(表十四)

漢字	上古音(OC) (註 12) 早期	中古音(MC) 聲母	詞性
(3) 扭	*nrjəkw	娘母	形容詞
羞	*s-njəgw	書母	動詞
(4) 匿	*nrjək	娘母	動詞
慝	*s-nək	透母	名詞
(5) 妄	*mjangs	微母	形容詞
謊	*s-mangx	曉母	名詞

由漢語內部演變的情況來看，s- 前綴與 h- 前綴對聲母的影響不同：h- 在不影響後面輔音的情形下消失；s- 卻與後面的輔音合併演變入中古的擦音或者送氣的舌尖清塞音。我們以這兩個前綴都能後接鼻音的情況為例：

(表十五)

*s- 前綴			*h- 前綴		
PST	OC	MC	PST	OC	MC
*s-n-	> *hn-	> th-	*h-n-	> (*n-)	> n-
*s-m-	> *hm-	> x-	*h-m-	> (*m-)	> m-

梅祖麟先生為古漢語 \*s- 前綴的演變擬測 \*s-n- > \*hn- > t<sup>h</sup>- 變化，而其中 \*hn- 即是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的階段。將 \*s- 與 \*h- 前綴在諧聲裡出現的活躍性做比較，相對應於 \*s- 前綴所發生的變化，我們猜測 \*h- 前綴在漢語上古音時期大概已經消失。(註 13) 儘管目前為止我們不知道 \*h- 與 \*s- 的構詞功能究竟如何不同，但從漢語內部的演變證據看來，既然 \*h- 與 \*s- 的影響顯然不同，我們就可以根據

12. 這裡的漢語上古音的擬音，為求 \*s- 前綴構詞功能與形態變化之清晰，暫且不採取 \*s-N- > \*hN- 的變化。為了與下文所說的 \*s-N- > \*hN- > th, x...等作區別，姑且稱之為上古音早期。

13. 雖說如此，在此時期 \*h- 前綴相關的語音形式也無妨保留上個階段的讀法，因此我們在表中將此階段讀音加括弧。

後來的演變將這兩種構詞方式區分開來。

## 5.0 結論

最後我們來看一看本文的章節安排以便於回顧這篇文章裡的論點。

第1節中說明在「建構諧聲關係」上我們所採取的觀點與方法，同時也思考諧聲關係裡可能呈現的構詞現象。其實無論是純粹的音韻現象或者是牽涉到構詞的詞彙音韻，我們關心的重點集中在音韻變化的問題。本節除了說明觀點與方法外，也做未來幾節討論的先行。

2、3兩節處理的是和中古章系來源有關的問題。從諧聲字的分布情況來說，第2節觀察到與章系諧聲的舌根音（見系字）以及與喻四諧聲的舌尖塞擦音（精莊系字）各有分布上的空缺。當章系或喻四的諧聲對象出現了分布上的空缺時，便顯示其間的諧聲條件其實不在章系或是喻四，而是在這些諧聲對象上。

而且第3節關心的是音類之間在諧聲上所採取的平行行為模式，並據以討論這些音類在當時音韻系統內的適當位置。其中一二節觀察喻四與章系在諧聲行為上的平行，都有「喻三」這個空缺。之後觀察到喻四在與匣母四等諧聲與否的現象上，依據章昌母字的是否參與分成兩種類型。因此我們建議把見系字分為兩類，在上古時分別帶 -l- 與 -lj-。除了 \*gl- 演變為匣母四等之外，其餘的都是中古三等韻的來源。精系帶 -lj- 者也變成中古三等。我們更舉喻四與匣母的諧聲平行於邪母與匣母諧聲的現象進一步說明擬測的理由。

原始藏緬語構詞前綴可能隨著這個構詞手段的「能產性」降低而日漸消亡。那麼這個詞綴與同音節之內的其他音段互動關係便成為我們的關注焦點。假使在它失落前或者失落的同時未影響處於同音節的其他音段——未留下任何音韻上的線索，我們該如何構擬？

第4節處理 \*h- 前綴等問題，主要試圖結合漢藏同源比較的知識，思索該如何構擬諧聲裡觀察不到的構詞音韻現象。並從與後接輔音的互動不同這樣的觀點，將 \*h- 前綴與 \*s- 前綴加以區別。

## 引用書目

- 〔清〕段玉裁，1988，《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版。
- 全廣鎮，1996，《漢藏語同源詞綜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何大安，1992，上古音中的 \*hlj- 及相關問題，《漢學研究》10，1，頁 343-348。
- 吳安其，2002，《漢藏語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金理新，2002，《上古漢語音系》。合肥：黃山書社。
- ，2005，《上古漢語形態研究》。合肥：黃山書社。
- 施向東，1999，《漢語和藏語同源體系的比較研究》。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 梅祖麟，1989，上古漢語 s- 前綴的構詞功能，《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23-32。台北：中央研究院。
- 雅洪托夫 (Jaxontov, Sergej Evgenevic)，1960，〈上古漢語的複聲母〉，《漢語史論集》。
- 董同龢，1944，《上古音韻表稿》。台北：中央研究院。
- 鄭張尚芳，2003，《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濮之珍，1990，《中國語言學史》。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龔煌城，1990，〈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3:1-18。
- ，2002，《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 Bodman, Nicholas C.，1995，《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潘悟雲、馮蒸譯。北京：中華書局。
- Hwang-Cheng Gong, 1994. 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 In Matthew Y. Chen and Ovid J. L. Tzeng (ed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131-142. Taipei: Pyramid Press.
-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8:41-92. Handel, Zev.
-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onstruction of Phonetic Series: The Case of the *Zhang* Group in Middle Chinese and Other Questions

Chin-wen Hu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 ABSTRACT

Phonetic series has been the main basis for research on Old Chinese. Most researchers illustrate clearly neither how they utilize phonetic series themselves nor what the essential hypothesis is in the research of phonetic ser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divide methodically the usage of phonetic series into two parts: to construct the connections of inner word family; and to construct the connections among the Old Chinese phonetic group. Also,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origin of the *zhang* group in middle Chinese and other relative questions.

**Key words:** *xiesheng*, phonetic series, word family, old Chinese, *zhang* group in middle Chinese

(收稿日期：2007.1.22；修正稿日期：2007.4.2；通過刊登日期：2007.10.24)